

直播带货与“马路戏” ◆ 侯宝良

茄山河

讲起直播带货种王婆卖瓜式个场景，相信交关老上海会想起当年个“马路戏”。虽说“马路戏”里有勿少地方戏曲个表演，但也有“卖拳头”“变戏法”“猴孙出把戏”之类杂七杂八个表演。山东人表演武术个比较多，俗称“山东人卖拳头”；“猴孙出把戏”，河南人、河北人比较多；“变戏法”搭子“说唱”个大多数是苏浙一带来个。“马路戏”开场，先要卖力演一段，或者敲一段锣鼓，选个就叫“暖场子”，等到有了一眼人气了，表演个人就要停下来了，就像说书人个“且听下回分解”。懂经个观众就晓得伊要“卖关子”了，目的不是卖货，就是讨钞票。

“马路戏”一般选勒了下半天开演，可以一直演到吃夜饭，表演个场地一般选勒了人比较多个

马路，用石灰粉勒了地浪向画一圈，选个就是表演个舞台。前排观众一般侪是住勒了附近个小朋友，我就曾经去轧过闹猛，近距离看过“手掌劈砖”，也看过“口吞宝剑”。至于“猴孙出把戏”就更加有趣了，表演个节目比正规马戏团简单，只是翻跟斗、滚铁圈之类，但是猴孙个人拿功夫侪放勒了教猴子讨钞票浪向，只要伊吆喝两声，猴子就会直立行走，拿只帽子或者饭碗，绕过前排个小朋友，向立勒了后面个大人讨钞票。有辰光还会得翻人家个袋袋，人家也勿好意思跟猴子一般见识。

表演“卖拳头”个一般会卖“祖传伤药”。“唱小曲”个大多数是带货个，譬方讲卖批发来个梨膏糖，卖自家做个小工具、卖外地个土特产啥。当时阿里邻居里向有一个从苏州来个女房客，会唱几句评弹，伊个爷娘勒了屋里向做粽子糖，她就出去说书、唱开篇，然后卖粽子糖，口称“苏州采

芝斋”。还有卖魔术小教程，或者印有某些生活小窍门个小册子个。其实解眼小知识啊，侪是从图书馆里摘抄下来个。吃开口饭个人就要动脑筋，寻求各种各样小资料，自家刻蜡纸、油印，装订起来，再凭伊个三寸不烂之舌推销出去，混点钞票养家糊口。

“马路戏”曾经是旧社会一部分穷苦老百姓谋生个手段，其中难免有人坑蒙拐骗，搭现在持证上岗个街头艺人是完全勿一样个。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有关政策落实，一部分的确有表演才能个“马路戏”演员陆陆续续被各级文艺单位招收，其余个闲散人员就规劝伊拉回老家。上海街头个“马路戏”就此消声匿迹。



听钱程沪语朗读
微信扫码看视频

轮、链条、车胎……可以讲，除脱车架，其他零件侪陆续换过一遍，侪是从中央商场买来个。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单位每个月为我买公交月票，从此告别脚踏车。

记忆里个中央商场 ◆ 钱红春

我勒中央商场买得最多是个各种工具，有木锯、钢锯、刨刀、手摇钻、小台钳、旋凿、活络扳手等。我用解点工具，用当时要凭户口簿才能买到个零星木料，每天下班就勒屋里个晒台浪锯锯刨刨，敲敲打打。我做过放碗筷个碗橱；做过大大小小个吊橱；也做过沙发、电视柜。虽然手艺勿算好，倒也结实耐用。至于从中央商场买过啥电器，印象比较深个是一只台式收音机，收音清晰，声音宏亮，因为外壳有点开裂，价钿只有正品个一半。

后来屋里搬场，离中央商场远了。加上改革开放后收入提高，过日脚用勿着为了省钞票横算竖算。特别是市场竞争越来越结棍，残次品搭库存积压商品也越来越多，我也慢慢交告别了中央商场。

我退休后既没去过中央商场，但关于伊个新闻报道，我侪会关注。因为伊拨我留下来太多个回忆，有因为缺货而白跑一趟个失望；有到处买勿着，勒此地齐巧碰着个惊喜；也有货比三家，发现买贵了个懊恼。伊见证了一个时代上海人从物资稀缺到生活富足个变迁。

现在有点年纪个老上海人，中央商场就算既没去过，也一定听说过。

中央商场勒四川中路、江西中路、南京东路和九江路之间解块地方，是由一幢大楼底层搭几条小马路两边个棚屋摊位组成。里向卖个商品既勿是用过个旧货，也勿是出厂个新品，而是稍微有点瑕疵，勿影响使用个残次品，或者是库存积压个商品，以及同居民生活相关个常用器具搭零配件。因为价钿便宜，商场里从早到夜夜是人。

讲到中央商场最大个特色，应该是里向有交关修配柜台，是当时全上海修配服务最齐全个地方。勒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个日脚里，里向个修理师傅能够让交关其他地方既没办法修个物事变废为宝起死回生。可以讲，中央商场同当年上海人个生活息息相关。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离开部队，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因为上班路远，就买了一部旧脚踏车。既没想到，用了勿长辰光，解部脚踏车就成了“除脱铃勿响，其他侪响”个“药罐头”，三日两头要修，厂里每个月两块洋钿车贴全部拿来修车子也勿够。为了节省修车子个钞票，我只好自家动手。挡泥板、飞

灶披间

做一碗油豆腐冻 ◆ 沈一味

今朝早饭蛮简单，小碗里麦片一大调羹、黄金亚麻籽粉一小调羹，开水冲一冲；两只鸡蛋，加一点点玫瑰盐、白胡椒粉一道打匀，横竖两刀，白面包片一切为四，鸡蛋液里浸一浸，平底锅里淋一点点油，七八成热，面包片轻轻交摆下去，两面煎到鸡蛋液结起来就好，金黄颜色，好看又好吃。

有辰光想想，交关好吃物事，侪是简简单单个。

前两天到绍兴去白相，本来讲好一顿中饭是到亲眷屋里烧烧吃吃，结果亲眷看到人多，还是定了“绍兴老味道”。饭店就勒河浜旁边，绍兴水多，倒也勿稀奇，稀奇个是饭店老板个师父是绍兴菜非遗传承人，伊自家也拿绍兴味道传承仔32年了。解天老板就立勒饭店门口，笑嘻嘻看人点菜、拍照，笑嘻嘻讲一句，帮阿拉多宣传。抬头看看二楼过道道风处挂了一排酱好个鸡鸭鱼肉，不少地方个人侪欢喜吃迭些物事，不过，饭店自酱自销，勿大看见了。值得一提个是一道冷菜，叫“油豆腐冻”。讲老实话，辣末生头看伊端上桌，还真有点牢牢了——迭

个原本应该是家常菜里勿上台面个碗脚脚，偏偏又是交关人欢喜个，一碗红烧肉或者红烧鱼，吃剩半碗，摆到明朝，大冷天里半碗剩菜就可以冻成一坨，掘一块放进嘴巴，滑嫩鲜香。就算既没其他小菜，也能有滋有味吃一碗白饭。

眼门前途碟“剩菜”，切成手指头长短个长方条，油豆腐与冻互相联结又彼此独立，看起来应该是家常剩菜个升级版。解天，饭台浪向齐巧有一个长得雪白粉嫩个四五岁小弟弟，只看见伊娘娘（祖母）端仔一小碗白饭，一口油豆腐冻一口饭，一歇歇工夫，一碗白饭吃得清清爽爽。

勿晓得绍兴菜烹饪技艺列入

非遗个依据是啥？不过，看见迭个糯米团子一样个小朋友就晓得，对家常味道个欢喜，就是迭能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个。

油豆腐烧肉：五花肉1斤左右，汰清爽切成长方块，油镬里葱姜煸香，五花肉摆下去翻炒到肉表面变白，加适量盐、酱油、料酒大火烧开，中火焖到七八分熟，加油豆腐适量，欢喜多吃点冻个，加点水，欢喜甜个，加点冰糖，小火焖烧到肉酥，盛出来就好。只要肉是新鲜个，尽量少摆茴香八角，香料多了，会伤到肉个自然香气。

依可以盛一碗趁热吃，再盛一碗摆到明朝吃油豆腐冻。依会发觉，各有各个味道。



闪婚与“特别快车” ◆ 储有明

现在小青年谈恋爱，假使男女双方从介绍认得、谈情说爱，到结婚生小囡像闪电一样快，时髦点个闲话就讲伊拉是“闪婚”。解种情况，勒了一百年前个上海滩，叫“特别快车”。

火车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传进上海，最初只有绿皮慢车，后来慢慢叫有了快车，再后来又有了特别快车。特别快车开起来风驰电掣，旅客只要乘上去，就能辣最短个辰光里赶到目的地。

第一个拿特别快车来形容“闪婚”个，是有“中国歌舞之父”称号个音乐家黎锦晖。1929年，他写仔一只流行歌曲《特别快车》，由当时个当红明星王人美演唱。虽然歌词夸张，格调不高，却

意外受欢迎。当时上海南京路浪个商店一家挨一家。傍晚时分，下班逛商店、荡马路个人川流不息；家家商店里个收音机里侪勒了放王人美唱个《特别快车》。

金嗓子歌后周璇12岁个辰光考进黎锦晖主办个明月歌舞团；起初只有合唱、群舞个资格。周璇14岁个辰光，有一天，王人美因临时有事勿能登台演出，台下观众起哄，点名要听王人美最拿手个《特别快车》。黎锦晖无奈，只能让周璇临时上台救场。周璇抓牢迭个机会，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超水平发挥，居然一炮打响，马上就有唱片公司来寻伊签约。周璇一生录了数勿清个流行歌曲唱片，第一张录个唱片就是《特别快车》。

沪语中古语

粳里勿着糯里着 ◆ 叶世恭

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上海人来说，小时候比较熟悉的稻米就是粳米、糯米、洋糯米三种。其中糯米最为难得，仅在年节有配额，大多用来磨糯米粉、做甜酒酿或八宝饭。粳米也叫“大米”，因其吃口好、产量少，也是按户籍人口限额购买的，可算是寻常人家饭桌上的珍品。糯米也叫“洋糯米”，口感稍差，相对糙硬，还不顶饿，俗话说：“洋糯米，涨性好”，就是指其只涨锅镬，不撑肚子；但它却是大多数喜食米饭的上海家庭不可或缺的日常主食，同样需要凭票凭证购买。

作为以稻米为主食的国家，中

国的先人们最初把稻米分为粳、糯两种。先秦辞书《尔雅》说：“秈（粳）糯甚相类，黏不黏为异。”相对糯米而言，粳米自然不够黏软，因此许多古籍记载都把粳米列入“不黏”的范畴：南北朝《玉篇》、宋代《集韵》、明代《正韵》都说：“粳，稻不黏者”。此外，古人很早就发现糯米更适合酿酒，《集韵》《增韵》等书中都特别注明“可以为酒”；可见，酿制“糯米甜酒酿”当是传承已久。据说根据江南农人的经验，若粳稻收成不佳，则该年糯稻会相对丰产，所以上海话里有句熟语叫“粳里勿着糯里着”，意思是非此即彼，总有一得。

对糯米的认知，北方或中原地区的古人是比较含混的。明代《本草纲目》记：“粳似粳而粒小，始自闽人，得种于占城国。”五十

年前上海家家户户必备的“购粮证”倒是明确分成粳米和糯米两大栏。上海人对日常食用稻米黏不黏、糯不糯的结论，也多指粳米和糯米之间的比较。有童谣说：“介许多大米轧了一粒洋糯米”，就是比喻两者不同到了突兀的程度。如果越过粳米、拿糯米和糯米比较说事，那一定是为了加重语气；譬如形容过分娇情：“吃个洋糯米，发个糯米嗙”。“糯米嗙”就是娇揉造作、故作黏腻的样子。

顺便说一下，粳米的“粳”字在普通话里应读 jīng 还是 gēng，至今仍有一段公案；但在上海话里被毫无疑问地读成 gāng。原本经方言保存的古词音义应该是个重要的考证依据，但在杂交水稻大行其道的现今社会，“粳”字本身恐怕也将湮入历史烟尘。

两角洋钿一担水 ◆ 小申

弄堂记忆

前几天，看朋友勒视频号浪讲老早老虎灶泡开水，一热水瓶一分两分，一担热水要一角两分；我记忆当中小辰光去广元路老虎灶叫开水，送一担热水要收两角洋钿。

当时阿拉屋里住辣新式里弄房子个三楼，解种房子当时号称“落地钢窗、打蜡地板、抽水马桶、阳台晒台”，还有最吃价个“大小卫生”。啥意思呢？“小卫生”指抽水马桶，“大卫生”指浴缸。可惜虽然安装了浴缸，但是只有冷水，冬天想要辣近两米长个铸铁搪瓷浴缸里沐浴，三四只热水瓶里个热水浇下去一歇歇就冷脱了，所以想辣浴缸里沐浴，先要叫老虎灶送一担水过来。老虎灶备有专用个木桶，木

桶浪有盖头，挑个辰光水勿会溅出来，也便于路浪保温。

勿过要拿一担水挑上三楼是真勿容易！每层楼梯侪有十几级台阶，一担水前高后低挑勒肩胛浪，腰背腿臂侪要用力。扁担两头两只木桶，右手提、左手拎，当中勿能停，要一鼓作气上楼。楼梯浪转弯也勿轻松，最怕迎面碰着人，万一热水溅出来烫伤人就闯祸了，所以挑水师傅一边走一边喊：“开水来啦！当心烫痛！”终于上到三楼，热水桶放到地浪，师傅才能松口气。两桶滚烫个热水倒进浴缸，满房间雾气氤氲，再冷个天也勿觉着冷了。依讲讲看：迭个两角洋钿值得哉？